



昭昭前事,惕惕后人。南京大屠杀,这段用血和生命浸染的历史教训,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伤痛和警钟。纪念遇难者,为了以史为鉴:一个民族的尊严,一份安稳的幸福,从来离不开国家的挺立和自身的强大。

铭记,永不再殇

□朱海涛

初秋的南京,微弱的阳光里夹杂着湿冷寒气。为了传承红色精神,铭记历史,缅怀先烈,单位组织参观南京部分红色教育场所。

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位于南京水西门大街,这里曾是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及遇难者丛葬地。馆外,一组雕塑群率先闯入眼帘。那一张张或悲愤、或绝望、或惊恐的面容,定格了南京人民曾经遭受的苦难瞬间。其中最大的一尊雕塑刻着“家破人亡”四个大字,一位母亲抱着儿子的尸体,仰天悲号,似在质问苍天,那无声的撕心裂肺,那无尽的绝望与无助,让人的心像被一双手紧紧揪住,生疼!

步入馆内,昏暗的灯光、黑白的照片、深色的墙壁,沉重与肃穆感扑面而来。一行行、一列列,墙壁上布满遇难者名单,仿佛在无声地诉说那段黑暗的历史。1937年12月13日,日军侵占南京后,对我同胞展开了长达40多天的烧杀抢掠奸淫,无所不用其极。短短六周,30余万名中国军民惨遭屠杀,满城血流成河,尸横遍野!在一个名为“十二秒”的展区,每十二秒就会有一滴水落下,同时一个遇难者的照片会亮起,象征着在那场大屠杀中,每隔十二秒,就有一个鲜活的生命被无情夺去。

什么叫命如草芥?什么叫惨无人道至极?日军泯灭人性,暴行令人发指,触目惊心,罄竹难书。挖坑活埋、浇油活烧、机枪扫射、刺刀刺杀、抽筋剥皮……日军用尽各种残忍手段残杀中国人,甚至还丧心病狂地进行“杀人竞赛”。马路上、城墙边、河水里,无数无辜的生命在绝望中哀号,无数无辜百姓惨遭虐杀,尸体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在“万人坑”内,遇难同胞的遗骸层层叠叠,姿势各异,有的甚至还保持着被残害时痛苦挣扎的姿势。

短短六周,昔日繁华的六朝古都生灵涂炭,哀鸿遍野。展馆内,破碎的衣物、染血的家书、残破的房屋、生锈的武器,每一件实物都能牵出一段悲痛欲绝、惨不忍睹的往事;每一寸空间仿佛都传出日军狰狞的笑声,被害同胞痛苦的呻吟声、撕心裂肺的痛哭声……被称为“中国辛德勒”的约翰·拉贝在日记中说:“这是一个无休无止的恐怖岁月,无论人们怎样想象都丝毫不为过分。”

从展示馆出来,心情无比沉重。室外的太阳照在馆外的枯树乱石上,发寒发冷。导游说枯树之所以没有叶子,地上之所以遍布乱石,象征着当时日本人屠杀的六个星期里,寸草不生,荒无人烟的南京惨状。

“1937.12.13”,这刻骨铭心的日期以血泪书写,记载一个民族最深重的苦难,标注着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。“300000”,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,而是一堆堆白骨,一个个有名字、有家庭、有梦想的鲜活生命,而这一切美好都在屠杀中瞬间陨灭。

昭昭前事,惕惕后人。南京大屠杀,这段用血和生命浸染的历史教训,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伤痛和警钟。纪念遇难者,为了以史为鉴:一个民族的尊严,一份安稳的幸福,从来离不开国家的挺立和自身的强大。只有勿忘国耻,吾辈自强,才能

“让白骨可以入睡,让冤魂能够安眠,把屠刀化作警钟,把逝名刻作史鉴,让孩童不再惊恐,让母亲不再泣叹,让战争远离人类,让和平洒满人间。”

无一例外的是,我们都在把“机枪爷爷”当年讲给我们听的故事,讲给现在的孩子们听。

“机枪爷爷”讲故事

□刘桂先

小时候,夏天的夜晚常常热得睡不着,庄上的小伙伴们便不约而同地来到生产队的养猪场,听“机枪爷爷”讲他打日本鬼子的故事。

其实,“机枪爷爷”本名叫“有金”,他的弟弟叫“有银”。据说他们的父母走得早,是爷爷一手把他们兄弟俩拉扯大。

不过,从新四军的队伍来到老家后,就没有人再叫他“有金”了,有人叫他“机枪”,孩子们叫他“机枪爷爷”。这一叫,就是好多年。

“机枪爷爷”是生产队的饲养员。他吃住在饲养室里。饲养室门前是一个小院子,有一棵高大的苦楝树。小院子早就被“机枪爷爷”打扫干净并洒了水,透出一股清爽的凉意。见我们来了,他就把饲养室的门板除下来,用凳子搁起来,我们或坐或仰面躺在上面,静静地等他开讲。

“机枪爷爷”端起大海碗,连喝了几口水,才说道:“新四军在盐阜地区几场大规模战斗,我都参加了。比如裕华镇战斗。”“机枪爷爷”伸出左手,说出一场战斗的名字就弯下一根手指头,“比如七灶河伏击战,再比如……嘿,哪一仗都少不了我。”

“‘机枪爷爷’真了不起!”我们不由得竖起大拇指。

“那当然。”“机枪爷爷”很自豪,“就说七灶河伏击战吧。得到小鬼子的汽艇要从七灶河通过的情报后,我带着机枪,和战友们一起早早地埋伏在河两岸的麦地里。等小鬼子的汽艇进入我们的火力网,连长一声令下,我端起机枪一阵猛射,小鬼子一个个倒下……”

队长的儿子小强突然兴奋地叫起来,“我知道大人为什么叫你‘机枪’,因为你是新四军里的机枪手。”

“真聪明。”“机枪爷爷”轻轻地拍了拍小强的屁股,说,“我是新四军里有名的机枪手,加上回来后经常‘炫耀’,所以他们就叫我‘机枪’。”说到这里,“机枪爷爷”笑得自豪敞亮。

我自作聪明地说:“‘机枪爷爷’,你一定是机枪打得好,新四军才把你招到队伍上的。”

一听我的话,“机枪爷爷”的笑声停滞了。他朝我看了看,叹了一口气,站起身来说:“不早了,回家睡觉吧……”说完,把大海碗里剩下的水洒在地上,双手交叉背在身后,佝偻着身子慢慢地往饲养室走去。

长大后我才知道,我的那句话不经意间触碰到了“机枪爷爷”心里的痛。参加新四军前,他是个拿大锹的老百姓。那天,久病卧床的爷爷病情突然加重,他一路小跑到五十里开外的大中集抓药,可是匆匆赶回时却看到爷爷和刚过门的媳妇两具尸体摆在茅草屋里。原来,那天他刚走没多久,突然来了几个到庄上抢东西的小鬼子。小鬼子撞开屋门,看到“机枪爷爷”的媳妇翠花便扑了过去。翠花往屋后逃,小鬼子端着刺刀追,眼看着要追上了,无路可逃的翠花一头跳进河里。爷爷悲愤交加,急火攻心,饮恨而去……“机枪爷爷”把爷爷和翠花葬了后,便找新四军的队伍去了。

一天晚上,“机枪爷爷”照例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他用机枪打鬼子的故事。一个故事刚讲完,小强眨巴着眼睛问道:“‘机枪爷爷’,那你后来怎么不继续留在新四军打鬼子?”

“不是我不想留,是没有办法留。”“机枪爷爷”缓缓地伸出右手,“你们看爷爷的手。”

昏暗的灯光下,只见“机枪爷爷”的右手掌只剩下一半,五个指头仅存留大拇指。

“由于机枪火力猛,打仗时成了小鬼子攻击的重点目标。陈家港战斗中,一枚炮弹飞来,弹片削掉了我的右手。”“机枪爷爷”心有不甘,“否则,我还能杀更多小鬼子。”

“‘机枪爷爷’,你别生气,等我长大了也去当兵,当机枪手,替你杀敌人!”小强依偎到“机枪爷爷”的怀里,一字一板地说。

如今,“机枪爷爷”早已离开了我们。当年听他讲故事的我们也先后进入老年人的队伍。不过,我们也没闲着,有的成为学校的校外辅导员,有的加入各级关工委……无一例外的是,我们都在把“机枪爷爷”当年讲给我们听的故事,讲给现在的孩子们听。

毕业歌

□李名渊

小区的紫薇,正开得灿烂。百科书里说,紫薇花通常在五六七月份盛开,花期长达一百天左右,此时恰逢学生们的毕业时节,故又称为毕业花。毕业花开了一个多月的时候,我接到了东北大学的邀请,去参加女儿的大学毕业典礼,虽远在沈阳,我还是没有一点犹豫就答应下来了。

典礼从一开始就沉浸在年轻人特有的激情与欢乐中。当主持人宣读学校给4350名学生准予毕业,授予学士学位时,全场欢腾。

东北大学,1923年正式成立于沈阳。成立伊始,设立文、法、理、工四科,旨在应对日本殖民侵略背景下振兴东北教育。林徽因在校任教时,专门设计了“白山黑水”的校徽,象征守护东北疆土。然而,一如那个时期的中国,东北大学也在风雨中飘摇,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后,东北大学校园被日军侵占,师生被迫流亡,辗转北平、开封、西安等地,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流亡大学。然而,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的首届毕业生刘长春,单刀赴会代表中国参加1932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10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,参加了此次奥运会男子100米比赛,借此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,因此成为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。校园内的刘长春体育馆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。学校在此举办毕业典礼,弘扬刘长春校友面对民族危难奋勇向前的精神。

由刘半农先生作词、赵元任先生作曲的《东北大学校歌》中写道:白山兮高高,黑水兮滔滔;有此山川之伟大,故生民质朴而雄豪。地所产者丰且美,俗所习者勤与劳。愿以此为基础,应世界进化之洪潮。沐春风时雨之德化,仰光天化日之昭昭。惟知行合一为贵,惟自强不息方登高。爱校、爱乡、爱国、爱人类。期终达于世界大同之目标。啊!使命如此其重大,能不奋勉乎吾曹?能不奋勉乎吾曹?

校歌创作于百年前,学校沿用至今,没有修改,今天读来,依然使人感受到白山黑水之丰饶,山川湖泊之壮美,学校使命之伟大,学生任务之光荣。当全场高唱校歌时,我看到每一位师生眼里都饱含着坚毅的目光和晶莹的泪珠。那一刻,曾经的屈辱,现今的奋发,出征的使命,都具象了,融合了。

毕业宣誓是整个典礼最庄严的环节。学生们举起右手握拳,向母校承诺:承载东大精神,担负时代使命,挥洒青春激情,实现报国梦想。不畏艰辛,追求卓越,磨练意志,勇担重任,自强不息,谨遵师长教诲,知行合一,誓为社会栋梁。巍巍白山作证,滔滔黑水为约,今天我以东大为骄傲,明天东大以我为自豪。铿锵有力的誓言在体育馆上空回荡,这出发的号角,出征的誓言,紧紧呼应着百年前的校歌,把百年强国富民的期盼,在新时代里接力传承。

不由得想起20世纪30年代田汉作词、聂耳作曲的《毕业歌》:同学们!大家起来!担负起天下的兴亡!听吧!满耳是大众的嗟伤;看吧!一年年国土的沦丧。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?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,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!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,明天是社会的栋梁;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,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!巨浪,巨浪,不断地增长!同学们!同学们!快拿出力量,担负起天下的兴亡!

东北的白山黑水,浸透了太多血泪,也见证了更多辉煌,东北大学的校歌和这首《毕业歌》相互印证相互呐喊,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奋楫迎巨浪,成长为栋梁,永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的洪流。

百年东大,见证近代中国的坎坷,无论是《毕业歌》的“巨浪,巨浪,不断地增长”,还是校歌里的“能不奋勉乎吾曹”,回望八十年前的胜利,年轻人定会用自己的校训“知行合一,自强不息”,担负起天下的兴亡,民族的复兴。

